

青丰百科文選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劉正夫選註

青年百科文選

上海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青年百科文選

裝精
冊一

定價七元

本權
書翻
有印
著必
作究

選註者

劉正夫

發行者

上海河南路交通路十一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代表人 唐堅吾

印刷者

上海南成都路新大沽路口
國光印書局
電話三三七四三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序

在這年頭兒，讀書真是一件難事。新出版物如此的繁，要遍讀既非經濟所許，也沒有如許的時間。而且良莠雜陳，可讀者固然很多，而無價值無意義之出版物也就不少。因此鑑定的功夫是很重要的。但是說到鑑定，又談何容易呢？

就青年學生說，對於當代的學術思想，是必要加以了解和接受的。而要了解各方面的形形色色，不囿於一隅，則非遍讀各家的著作不可。單看一兩本書和一兩家的著作是不行的。

編者編輯這本書，是綜合各家所著論文精華，而給讀者以正確的鑑定，使能享受到各科的完善智識。舉凡文化思想、政治經濟、教育、哲學、社會問題、科學、國學、文學、藝術以及歷史傳記等各種的文章，莫不羅致其最精者。今謹以貢獻於青年朋友，作為一九三六年的時代禮品吧！

劉正夫識

目錄

中國民族失敗的原因及其責任 (李璜)	一
非常時代下的中國國民和國策 (常燕生)	七
中國民族的衰落與復興 (黃憲章)	二一
中國經濟的過去與今後 (章乃器)	一九
中國國民經濟建設的出路 (吳知)	二七
中國實業之過去與今後 (陳公博)	三七
要採行一個新農業政策 (陶孟和)	四二
什麼是文化 (梁啟超)	四四
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 (梁啟超)	六一
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 (胡適)	六七
六十年來世界文化之動向 (陳彬龢)	七六
中國文化之精神 (林語堂)	八五
機器與精神 (林語堂)	九三
回頭看與向前看 (翁文灝)	一〇〇
現代之偉大性 (李石岑)	一〇六
創造與人生 (潘菽)	一二四
工作與人生 (王光祈)	一二七

目錄

中國民族失敗的原因及其責任 (李璜)	一
非常時代下的中國國民和國策 (常燕生)	七
中國民族的衰落與復興 (黃憲章)	二一
中國經濟的過去與今後 (章乃器)	一九
中國國民經濟建設的出路 (吳知)	三七
中國實業之過去與今後 (陳公博)	三七
要採行一個新農業政策 (陶孟和)	四三
什麼是文化 (梁啓超)	五
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 (梁啓超)	六
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 (胡適)	七
六十年來世界文化之動向 (陳彬龢)	八
中國文化之精神 (林語堂)	九
機器與精神 (林語堂)	一〇
回頭看與向前看 (翁文灝)	一〇
現代之偉大性 (李石岑)	一〇
創造與人生 (潘寂)	一四
工作與人生 (王光祈)	一七

新時代與青年（月 祺）	三六
青年與懷疑（金仲華）	二四四
青年讀書問題（杜佐周）	二四三
新青年底新道德（潘 菽）	二五一
青年的三大修養（李石岑）	二五八
青年難關（江問漁）	二五九
現代青年問題的三位一體論（淵）	二六一
今日青年的煩悶與出路（諸 家）	二六九
婦女與節制生育（劉王立明）	二九〇
論女子教育上幾種很嚴重的錯誤（高君珊）	二九六
女子對於戀愛應有的認識（郭 箴）	三〇六
關於戀愛（陳望道）	三二三
愛與人生（舒新城）	三二五
學者的態度與精神（宗白華）	三三二
中國學術的最大病根（唐 鉞）	三三三
論所謂國學（何炳松）	三三八
治國學的兩條大路（梁啓超）	三三三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胡 適）	三四一

生活之藝術（周作人）……………

平民的文學（周作人）……………

現代歐洲文學的趨勢（張夢麟）……………

新文學的三大潮流（周作人）……………

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鄭振鐸）……………

中國文學不能健全發展之原因（沈雁冰）……………

藝術與現實（夏丏尊）……………

文藝鑑賞的程度（夏丏尊）……………

風格與人格（傅東華）……………

論散文（梁實秋）……………

詩的本質（孫俔工）……………

論詩學門徑（佩弦）……………

談中國小說（俞平伯）……………

對於現代中國個人主義文學潮流的抗議（常燕生）……………

致文學青年（夏丏尊）……………

致文學青年（茅盾）……………

孫中山先生傳（因公）……………

自述（汪精衛）……………

兩年中的苦鬪（王雲五）……………

我的信仰（胡適）	四七三
學校生活的一葉（周作人）	四九三
我的生活態度之自白（顧頡剛）	四九五
我的苦學經驗（豐子愷）	四九八
自述（冰心）	五〇七
我的回顧（茅盾）	五一四

中國民族失敗的原因及其責任

李 璜

黑格爾(Hegel 1770-1831)在他的歷史哲學上，曾下過這樣的論斷：歷史好像一個審判台，一個一個的民族，在這台前經過，勝利了的就有理由，失敗了的終是理由不夠。黑格爾這種「勝者必優，敗者必劣」的見解，好像未免眼光勢利得一點，然而失敗了的中國人，却不應不深深了解他失敗的所以然，換句話說，中國人該當透澈的知道他存在的理由不夠的根本原因究竟在那裏。

一百年來，中國無日不在被侵略當中，數一數失去的領地，強租去的海江口岸，索賠去的款項，以及訂立的不平等條約，中國民族未嘗不有些警覺。至少在甲午○庚子○失敗以後，他自認刀矛與符咒敵不過大敵與步槍，而要全國學習洋操與製造，又覺得政治制度不夠維持自己的存在，而要求變法維新，以至革命，去採行歐美的政治辦法。但是還是一直失敗下去，到民國來，國難愈加嚴重，國恥的紀念快要數不清，於是更覺得自家的社會組織根本思想，都有問題，都不如人，因此社會革命，思想革命的潮流便起來了。這樣看來，中國人又何嘗不見着失敗，力求振作，隨時改革，以求生存的適應呢？

然而無效。并且非但無效，變去變來，還要弄得形勢更壞，罪孽更深！洋操式的新軍，造成功許多新舊軍閥，內戰打得非常起勁，外禍沒有擋住半分。君主立憲，民主共和，一黨專政等等近代歐美政治制度給中國人快要搬運完了，然而這些制度都像「橘踰淮而為枳」，到中國不但變了味兒，而且毒着了人。至於社會革命，所表現在中國的，是殘酷無比的殺人放火，思想解放只給與絕對的自私的個人主義(Egoisme absolu)一種表演的機會，更令中國人只有物質的追求，沒有精神的發展餘地。

自九一八以還，寇更來了，患又深了！中國的有心人更惶惶然而不知所措了！前進的路好像是不能通行，於是回過頭來，追念着過去了。近來國內許多知識界中人，在忍受創傷之餘，大致有這麼一種感想：如果說我們中國民族不配獨立生存在這世界上，何以我們的祖先還能開疆拓土，創造出這樣大的一個文明國家？

這都是我們這些後人太不爭氣，纔弄得這樣的衰敗。在這個感想之下，我們的知識界頓然發出思古之幽情，而不勝其回顧與眷戀。在這種回顧與眷戀心情之下，自然不免來一番「民族掃墓」，想一下「文化本位」，這也是所謂人情之常，毫無足異。然而，只是回顧便足以自救了嗎？只是追念過去歷史的光榮，便足以把握着現刻存在的理由了嗎？如果說有了過去的文化，和武功，一個民族便不會失敗而滅亡，那麼古希臘的雅典，斯巴達，羅馬大帝國和巴比倫王朝，都應該至今存在，而不應該只剩下一些陳跡，放在博物館裏，徒供人們的憑弔與贊美。我們不應在中國古史上，只去尋求古人成功的道理，而應該在中國古史上特別去了解我們今日所以失敗的理由。因為古人當時的成功，自有他成功的當時特殊環境與條件，而今環境變了，條件不同了，於是他的成功之訣，也不適用了。反過眼光來看，古人當時成功之訣，或即是我們今日滅亡之道。——在這裏，我個人很誠懇的盼望談民族復興，談文化本位的朋友，要在這個「復」字與「本」字上，加以深切的注意。近人夏曾佑君二十年前有幾句話，我個人是很贊成的，他在他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導言裏說：「至於今日，天下之人環而相見，各挾其固有的文化，以相為上下，其為勝為負，豈盡今人之責哉，亦各食其古人之報而已矣。中國之文化自當為東洋之一大宗，今日中國之前途，其禍福正不可測，古人之功罪，亦未可定也。……到今天來，中國的現狀經過了變法，革命，幾番努力，更是弄得危亡日迫，走頭無路，其為「禍」已不待言，所以古人之「罪」亦當定矣！」

我在這裏并不是要故意為今人解說一番，而將失敗了的責任完全推之於古人，我乃為的是要澈底了解這個失敗的根本原因，不能不將這個責任從古一直說到今。因為在學理上，我是相信「文化是有惰性的」，死人支配活人，還要比活人支配死人的力量來得大；其次我是相信成功之果，早伏着失敗之因，所以我說「古人當時成功之訣，或即是我們今日滅亡之道」，現在我們從事實上來加以說明。

先說政治罷。中國自秦皇大統一的政治局面告成，而法家的政策，因為操切用事，失敗了之後，自漢以來，便是道家的思想在支配政治，「清靜無為」便成了皇帝宰相的政治鐵則。這種「無為」的辦法，一開始便

來得很徹底！「無爲」可以使宰相不去擾亂奸人作壞事（曹參爲政）「無爲」可以使皇帝向着跋扈的蠻夷會長賠小心（漢文帝之於趙佗）「無爲」而足使略思有爲的賈誼氣死「無爲」而竟令設法有爲的鼂錯伏誅武帝因爲雄才有爲，遂致到處碰釘子，要教他晚年悔罪，用力開疆拓土，威震四夷，反不如後來不斷的拿漂亮的宮主嫁給腥臭的蠻王，爲合乎這個政治的原則。但是這個「無爲」却是有功，他能夠使暫時相安無事，所謂清靜是也。曹參之「慎勿擾獄市」爲的是暫時清靜，武帝以後，不斷的拿宮主嫁給蠻王，也爲的是暫時相安無事，這種暫時相安，就叫作「垂拱」而天下治。這是聖君賢相所最標榜的一句話，這句話的內容解釋是：皇帝不動，則大家都會一齊不動，君相不多事，則全國自然無事，形於詩人的筆調，則稱爲「八方無事詔書稀」。——我每讀到這一句詩，我的想像，便到了一境界，這個境界是非洲中部的正午，一切的人們都熱得昏昏的睡去了。因此感覺到這個「無爲」這個「垂拱」的政治功用是種催眠功用，這種政治便可稱作催眠政治。在這催眠政治之下，宰相可以不必知道天下錢糧要收多少，民間情狀究竟如何，他只要能夠助皇帝變理陰陽，便足稱爲賢相。但是人們不能夠長在睡夢之中，而變理陰陽也不過是空口說白話，每每是陰陽一旦失理，水旱天災一來，或者更加上貪官污吏背着那垂拱的在上者做點壞事，而人們便驚醒了，亂子便發作了！於是垂拱的在上者趕快下罪己詔，求直言急諫，而往往已來不及重新維持這個暫時相安的無爲局面，此所以中國政治史上治時少而亂時多也。然而人情好逸而惡勞，自給的農業經濟社會也容易恢復常態，而且無爲的政治辦法，雖不能不得長治久安，總能得暫時相安無事，於是中國人狃於這暫時相安之習，政治的輿論自漢以來，總是擁護這無爲而治的原則。雖歷經唐宋明清諸朝許多想大有所爲的君相，皆不能與此輿論相抗，而終於失敗！我們讀史觀君臣論治，英君才臣本思大有所爲，而仍結論於無爲，在行政上偏又遇着一個嫵媚的魏徵，事事都要來諫阻，太宗竟把這位迂酸沒辦法，結果太宗雖至不易得，貞觀雖號稱大治，而竟未能替中國建立長治久安之業，讀史至此，真令人有點要廢書三嘆了！原來一個長治久安之業，是要勞民傷財，與師動衆，大大費點事的，有時甚至要鬧點亂子，然後到相當長時期內方能實現這種較遠大的計畫，這

是爲狃於相安一時之習所不容許的。所以以宋神宗之賢明，王安石之堅強，而竟把拚命搗亂的元祐諸賢沒有辦法。司馬光、三蘇父子等人未嘗不明白，其所以固於成法，亦因其可以一時相安無事，而青苗、保甲、養馬，實邊諸法事未必成，反多紛擾而已。總之，在中國政治歷史見解上，只要一時期相安無事，便謂之「治」。要這樣的去稱爲「治」，則只有「無爲」纔辦得到。於是中國政治的輿論，因爲愛惜這種「治」，最怕「有爲」，有爲而更要鬧點小亂子，則更爲輿論所反對，所不容。三四十年來，一切變法，維新、革命、立憲之所以失敗，一半固壞於倡者，一半也厄於這種輿論。——這就是文化的惰性，不信請一案之今日大多數的政治見解，還是「與民休息，相安無事」八個大字。試問，在這種強寇入室，生計日迫的環境裏，還可以這樣的相安，照舊的休息嗎？那直是安心坐而爲待亡也。

其次，請言教育與社會。中國政治的要求，既以相安無事爲上，於是三千年教育的宗旨，也不能不趨赴這個目的。如何始能無事，始能相安？曰：不爭。如何始能不爭？曰：禮讓。因此中國舊教育一向的方針是教人禮讓。不過這個禮讓的教育，爲實現政治的目的，對於治者與被治者的施教說法，有點兩樣：對於在上而有權利的治者，教以保民，教以養民，教以利民，總括一句，教之勿濫用其權力，而事事忍着鐵腕一點，老百姓便受賜不少，此爲對在上者之禮讓教育；至對在下的被治者，則教之以恭順，教之以服從，教之以忍，總括一句，教之以強權，不可抗，事事宜忍痛退避，而勿撓其鋒。這種教育，做到了成功的境地，則上有哀矜之情，臨事而懼，慎下無反抗之意，畏權而恭順，於是「聖君在上，而四海晏然」。這種垂拱之局，便達到了。無如這種教育對於在下無權的弱者，倒很成功，而對於在上有權的強者，則往往無效。弱者讓而強者不讓，於是自古及今的中國社會，便成爲弱肉強食的社會，人類應享的幸福，在中國老百姓裏，隨時盡被在上者與豪強者完全獨佔了去。一切被人強佔了去，而尙習於忍讓，不之爭，於是此種禮讓教育直教民習於無恥而已。無恥之民，對強權者，既睡面自甘，復先意承旨，於是強權者對之更恣意無所不爲，因此中國一部政治史，社會史簡直無恥之事，不絕於書。王船山讀通鑑論見王莽篡位，天下頌功德者不絕，武后改制而上表請改唐爲周者六萬人，於是王老先生大爲憤慨。

謂三代之後，教衰行薄，民習無恥，因此王老先生重申孔老夫子之論，謂「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後世庶人之議，大亂之歸也。」王老先生的結論是民意靠不住，絕對不要他表示意見，他說「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上天下澤，而民志定；澤者下流之委也，天固無待於其推崇也。」王船山這種言而有餘恨的結論，梁任公讀着，不免哀憐中國老百姓的境地太悲慘了，太冤枉了，所以他的讀通鑑論上有這一段話：

「……人生於自由，而嗜爲奴，未必其性然也；性不爾爾，而竟爾爾者，則有習焉，而成第二之性者也。夫所謂習者何也？則數千年民賊桎之桎，箝之箝，而衣冠禽獸之賤儒復緣飾所謂人倫，所謂道德，所謂經義，所謂史裁者，爲之文其奸，而濟其惡，夫安得不胥斯人而失其本性也？婦人之纏足也，纏之數十年，雖解之而不能行矣，寧得謂足之天性本如是也？然則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去奴隸而爲完人也，欲民之去禽獸而成人格也，其必自復其自主之權，返其獨立之性，使民知其所以立於天地者，固當如是如是，庶幾乎有瘳焉矣！船山未審於此，徒憤民之無狀也，而欲嚴上天下澤之義，是所謂揚湯止沸，而不知去薪而沸，自銷也。」

總之，可憐的中國老百姓無罪。這種所謂「賤儒」的無恥教育，雖對於專制的強權者有功，而對於受欺的苦百姓實在有罪。到了今天，還是誰有強權，便是誰能在中國得着「順民」，這不能不說無恥教育，對於亡國要負責任！

復次，談到建設，一座萬里長城可稱偉大，然而在「無爲」的原則下，秦始皇便因爲這個偉大的創作，成了歷史上的罪人，自「無爲」之道大張，中國的偉大建設從此便少見了。大凡偉大的建設，其目的不是抵抗侵略，便是抵抗天行，換句話說，不是爲與人爭，便是爲與天爭。道家化的假儒，既不尚爭，與人爭都認爲多事，何況敢去與天爭？因之人事既未盡，而天行乃日肆其威力。幾千年來中國的統治階級只知道下詔悔罪向天祈禱，而不知道用建設去制服天行。中國人逐日在自然淘汰之中，在文化發源的黃河中段流域，既不去想法子去調劑沙漠的風，復不去想法子淘治黃河的水，於是在甘肅、陝西、山西與河南北部，每年不遭乾旱，便受水

災，因此漸次弄得不但文化低落，要復歸於原始生活狀態，而且快要弄得大半邊國土不能夠讓人們生存，漫漫會變成沙漠之地！黃河到現在來，既已爲禍及於繁腴的山東與江蘇了，而這樣有利的揚子江也不斷的鬧起水災來，動輒令幾千百萬人民死亡流離，無家可歸，這樣的聽天安命，中國人即使沒有強權的各種侵略，也漫漫地會被自然完全淘汰了去，何況尚有趁火打劫的東西鄰居呢！民國十五年，我在天津友人的席上，遇見一個華洋義賑會的美國人，他敘述了他調查陝甘的旱災情形之後，他說：「這樣差不多年年要來的災害，照我們的科學眼光看來，是不能賑救，也是不應該賑救的，因爲這不能算偶然的不可避免的災禍，而是多少年人事未盡的結果。照我們賑災的原則是只應救不可避免的天災，而不應救儘可避免的人禍，你們貴國的這種災害，只可以說十分之四是天災，十分之六還是人禍啊！」這位美國人的話，至今還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裏面。嗚呼！不料「無爲」之禍，至於此極，直令中國民族不知不覺，而自趨於滅亡之路也。

所以照我上面的看法，中國民族的失敗並非偶然，並不能完全歸罪於今人，而要叫古人負大半的責任，特別是從古以來的統治階級要負最大的責任——因爲今人的精神、思想、生活習慣，以及治事爲人的方式，都受過幾千年來古人的孕育、陶冶，而一時無法除去，所以自提倡改革以來，西洋人的那一套拿到中國來，總是弄不好！「中國人總是中國人」在這個觀念之下，於是提倡改革者，便有些灰心，反對改革者更自鳴得意，兩者都一齊回頭向中國歷史上去求自救之道。但是要當心中國歷史是含有毒汁的，特別是中國歷史上統治階級的見解和行爲是再領受不得的，現在我們用一百分的力量，去脫離這種習性（由多少年習慣而成的第二天性），都還一下子脫離不了，那還能回顧、逗留，依戀着失敗的根據以爲生活看看國土日蹙，生活日艱，時間已不容許我們這樣再耽延了！

並且「無爲」暫時相安無事的原則，經過數千年實施，自然而然地養成了中國民族的苟且、偷安，和敷衍現狀的國民性，在今天生存競爭如此劇烈，弱肉強食，如此利害的世界裏，這樣的苟且和敷衍，那還能倖免於難，中國民族如不甘於亡國滅種，只有一腳踢開這部有毒汁的歷史，向前邁進，勢不反顧，我們切不可依戀。

逗留，一直耽延到絕對不可救藥的時候纔來學文天祥，史可法的殉國，那種悲壯的行爲，徒有悲壯而已，於是毫無濟的。我們該當趁現在還有救藥的時候，立刻大家努力！

努力之道爲何一切「反古」之道而已！明白些說，即反「無爲」爲「有爲」，反「相安」爲「不安」，反「無事」爲「多事」而已！然則如何始可能曰冒險進取而已！天下事絕對無所謂「中」，不前進，則倒退，天下事亦本來無所謂「險」，不冒萬難，斯落險境！在今日這樣的國家環境，內則經濟破產，不可收拾，外則強權進攻，毫不停止，更加以這樣可怕的水災到來，好像老天要與中國民族算總賬，我們祖宗數千年所造之因，在今日我們皆將一一食其果報，我們那還能瞻前顧後，而不猛勇的向前邁進，朋友們，方法在現代，希望在前頭，我們對於現代化的信心，切不可因爲失敗而動搖，這個失敗的責任不在我們，更不在現代化方面，我們冒險進取罷！

○甲午——謂清末甲午年中×之戰。

○庚子——謂清末庚子年義和團起事引起八國聯軍之役。

○垂拱——垂衣拱手，言天下

之無爲而治也。

非常時代下的中國國民和國策

常燕生

從對於環境的刺激和反應程度上來看，生物大體可以分作三個階級，最下等的生物，對於刺激的反應是部分的，即肢體的某部分受了刺激，某部分便反應一下，對於其他部分毫無關係，因爲沒有整個的感覺神經的存在。稍高一等的生物，對於環境的刺激上有了整個的反應，但這種反應仍有被動的，消極的，受環境決定而不能決定環境，直到最高等的人類出現以後，才有了積極創造環境，改變環境的能力，生物對於環境成了決定的要素，而不復是永遠被決定的地位了。這就是生物進化的顯明的特徵。

一個國家的國策也是如此，有些國家根本沒有整個的國策，如同最下等的動物一樣，對於環境的刺激只是枝枝節節的反應，反應的範圍祇限於被刺激的部分。有些國家對於刺激的反应是整個的，有了國策，但

祇是消極被動的國策，而不是積極主動的國策，假如環境不來刺激，則仍陷於無國策的狀態。只有最高等的國民，對於環境才有積極創造的勇氣和能力，這樣的國民在世界上才是決定時代的主人翁，而不是被支配的奴隸。

近百年來的中國不幸長久陷於無國策的地位，不但積極的國策無從創立，即消極的國策也始終沒有，我們看見的祇是枝枝節節的應付，環境對於某部分刺激一下，某部分便發生一點反應，其他的部分仍然漠不相關。鴉片戰爭是林則徐個人的反英運動，甲午之役是李鴻章個人的對 $\times$ 戰爭，義和團是一部分宮庭和下層民衆的盲目行動，在這些中間找不出一個整個系統的國策來，直到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依然還是如此。讓張學良去應付瀋陽事變，讓馬占山去發動北滿戰爭，讓十九路軍去應付滬變，讓華北將領去應付華北問題，人家來刺激一下，這個偉大的民族便手忙腳亂地盲目反應一下，刺激過後，仍然沈睡下來。這樣的國家連蟲蟻的程度也不如，只可以說是阿米巴。①

一個國家的國策不是單靠少數政治領袖和黨派所能決定的，它乃是整個國家在某一個時代中必然共同採取的方向，支持這種國策的是全體國民，而不是某一部分人。在小的問題上黨派的意見容有異同，然而根本的國策不會因黨派的遞嬗而發生變更。帝俄換成了蘇俄，然而向亞洲南進的反英政策是始終不變的。威瑪憲法的德意志變成了希特勒的德意志，然而對於凡爾賽條約的反抗是一致的。英國任何黨起來，不會放棄印度，法國任何黨執政，不會承認德國的軍備優越權。這都是國策，這種國策比較有時間長久性，不容易加以變更。

但這是指通常的情形而言，若在非常的情形之下，由於國家本身的生長力的壓迫和環境的劇變，也有改變國策之可能。如歐戰前的土耳其是親英反俄的，但在戰後則親俄而反英了，五年前的波蘭是親法以抗德的，但現在則聯德而疏法了。這種政策改變的是非姑且不論，但在非常時代必有打開非常局面的國策的必要，是顯然的。